

# 洛河，中华的一条河(组诗)

郑金民

## 洛南猿人

一百万年前，你们找到了  
穿着森林服装的花石浪  
选定了几座山体相连的一块巨石  
然后，在两个高深的洞穴安居

峰巅在头顶瞭望  
昼夜的寂寞被洛水一次次赶走  
石门河也是打游击的场所  
虽然侦察的手段落后  
但汗水换来了收获

今天的周易  
也无法推算出你们当时的思维  
无法知道如何抓到那么多的动物  
山上跑的，水中游的  
现在，只有这些化石知道过往的一切

你们当时怎样学会用火  
留下这么多带着火的灵魂的灰烬层  
你们是出于预防猛兽  
还是出于烤食美味  
当然，还有取暖和照明  
我想，人类在一百万年前还处于大部落之中  
你们多数基于生命安全的需求

你们当时怎样制作了  
这么多各种各样的石器  
它们是武器，还是工具  
历史和考古，习惯于工具而论  
这是一个误区，因为  
没有安全阶段的思想理论

不管怎样，你们占尽了天时地利  
在这里得以生息  
为了谋求更大的空间  
沿洛水而上，你们  
翻越草鞋岭，顺瀍河而下  
在史书上留下出彩的一章

公王岭蓝田猿人  
原来是你们的一个散居地  
伏羲和女娲，以及她们的母亲华胥  
都是你们的子孙  
从来没有想过，洛南是人根之地  
从来没有奢望，洛河是人根之河

## 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群

深藏几万年，几十万年  
还是见了日光  
只是，没有发现的还有很多

作为人根之河的洛水  
在秦岭的庇荫下，到底养育了多少猿人  
他们的足迹现在都留在哪里  
只有这些石器，仿佛知道他们生命的痕迹

虽然，他们没有今天的飞机和高铁  
没有世界一体的网络  
但我想，他们一定快乐和自然  
他们吃饱喝足，安稳睡上一觉  
便是梦想的共产主义

## 仓颉，华夏文明的开创者

洛水，一直涓涓流淌  
但那时，还没有老子  
你却知道了：道法自然  
从生物链下端爬上生物链顶端  
人类生存要遵循自然之道  
人类在发展的征途上，需要  
表现自然，记忆自然，反映自然  
文字，也要遵循自然

于是，你从图腾中分离文字  
谱熟书画同源  
于是，你站在元扈山上  
全神贯注地俯视洛沟之水  
等待昨夜星空  
上天赐予的神龟负书  
探索自然之物的灵魂  
于是，你又登上上阳山  
仰望星空，观看脚下的河流  
大地和群山，捕捉  
鱼虫鸟兽的造型和爪痕  
这一切，一切的星点和元素  
皆是你苦苦寻求造字的根源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天，二十八个文字  
在你酣睡的梦中熠熠生辉  
为了展示它的开天辟地的意义  
你首先书写了《仓颉书》的千古名篇  
总结，人类从原始走向文明的经验  
开辟，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道路



# 踏青山水间

闵天良

人间四月，上天打开了调色盘，桃红、柳绿、海棠艳、菜花黄、梨花白，铺天盖地都是盎然生机。趁着春风暖阳，我和向君沿着通向黄沙岭公路信马由缰地走着，欣赏着路旁的春景，向着仰慕已久的戴云山进发。

早晨不热不冷，随意聊天中就来到草庙沟石场，在乡党指点下抄小路插斜进入山凹，向君身手敏捷，拄着登山杖沿坡面小道出溜溜攀爬上一个垴塔，我紧随其后。其实这个长满树丛的坡面非常陡峭，路是过去人们上山砍柴踩踏出现已废弃的路痕迹，往上爬三步滑两步，行进在草丛灌木中非常难走。驴友如入无人之境，对着山林嗷嗷喊“喊山”，惊得树上栖鸟扑棱棱高飞，震得“岩注注”四面回应。喜欢登山，就不会叫苦的，我们低头俯腰，一步步往上攀登。

艰难行至半山凹处，忽然地势平坦起来，林间竹园，废弃的庭院，房屋破败，斑

驳的老墙，荒芜的杂草，昔日的炊烟早已难觅踪迹。虽然院落残破，但只要这些林木还在，乡村的神韵就在。人迹难觅，树木愈发葱茏，一方败落一方繁荣，天地永远生生不息。

我们穿越至山岭光伏管理处，沿蜿蜒小路到广播塔根，这里是戴云山主峰顶的前沿。十几个健步攀上峰顶环顾四周，发现峰顶倒是极为平坦，宛如单人床板一般形状，另三边下竟是数丈悬崖，让人心生畏惧。站稳在台窝夹缝处，感到所处峰顶就像站在云端之中，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西北俯瞰，曹沟、野人沟峰峦叠嶂，阡陌齐整；举头远眺西方，熊耳山双峰遥遥相望；回首向东，星星山、黄沙岭清晰可见；调头向南看去，商州城近在咫尺，泰山山前群山莽莽苍苍，风烟浩渺。试着抬起困乏的腿脚，隐约看到被山野分割成不同块状的水域，那就是碧波荡漾的仙娥湖，熊耳山系串连着的麻街五指山近在眼前，北边曹沟

岭像伞顶一样，二龙山包夹的仙娥湖静如处女。索性盘腿打坐其上，闲眼“修仙”，恨不得自己变成这峰上的一块石头。

戴云山高耸入云，以欲雨先云而得名，亦名松栎山，民间有“松栎山戴帽，长工睡觉”之说，就是有云必有雨，地主憎恨但是长工欢。山上古木参天，松栎如云，烟树渺茫，电视、广播转播台铁塔好似“戴云峰”两把长剑刺向蓝天，给商州城又增添了一大景观。站在山巅瞭望，商州城尽收眼底。青黛含翠，斑斓若虹，蓝天如洗，白云如缎，潭池若镜，溪流如弓，山路似弦。这如画如诗，春去花不落、夏来凉如秋、秋到胜似春、冬临皓如玉的商州城乡，被文人雅士号称三千里秦岭最美之地，天然氧吧、康养之都。

转至背坡处有个下坡路口，地势向阳而平缓。这是能走到白堰村的一条砂石小路，再下面又是陡坡长满杂木，落叶布满羊肠小道，通向仙娥湖东岸二板路。我们干

脆就从二龙山取道回城，顺便游览一下政府为保护水源禁区的仙娥湖，这才够爽。

行走山林间，踏着布满松针、橡叶的小路下坡，扑面而来的是湖面上的“四龙戏珠”。风吹过，树枝摇曳，几只灰褐色的水鸭子在湖面上调皮地嬉闹，平静的水面荡漾圈圈涟漪。大路顺着湖滨蜿蜒向前，侧旁是连绵起伏的山岭，仙娥湖的碧水静静地卧在群山之间的峡谷里。隔了一湖碧水，映入眼帘的却是灰褐色陡峭的山崖。在近乎垂直的崖壁上，只有灌丛野草和一些零星的山桃花，在立塔岩石的缝隙里觅得了一星半点的泥土，艰难地扎根生长着。

漫步在空寂的二板路上，把青年时期的洒脱感觉寻找到了，也检验了一下自己的意志和体能。凭着坚忍的意志，户外锻炼使我老当益壮，在穿越山林中找到慰藉，这就是幸福。无论身在何处，无论草木枯荣，我们都要认真地生活，在浮世风烟中不断遇见更好的自己。

# 我和父亲看大戏

陈庭武

鼓喧天中开演了。今天演的是秦腔折子戏《庚娘杀仇》《别窑》《五台会兄》，登台的都是县剧团实力派演员，唱、念、坐、打都很专业。父亲知道我不爱看戏，说：“你去忙吧。”我说：“没事，正好休假，和你一起看戏。”父亲津津有味地看戏，手里比画着，嘴里轻轻哼唱着，脚跟着锣鼓点轻轻跺着，我坐在一旁低头玩手机。

父亲年轻时在业余剧团当过三年演员，那年月唱戏不发光，只记工分，演员都是因为爱好才加入这个行列。父亲对戏曲有着特殊的感情，据说他和母亲还是因戏曲结缘。父亲说，今天的戏演得好，戏装新，伴奏好。父亲又给我讲起了《庚娘杀仇》这出戏，剧情是尤庚娘一家人被山贼所杀，她自己被掳去做压寨夫人，庚娘在洞房花烛夜将山贼灌醉，杀死贼人，终于报仇雪恨。父亲越讲越兴奋，我在一旁“嗯嗯”应答，他回头一看，见我低头玩手机，知道我的心不在这儿。父亲脸拉了下来，默默不语，停了一会儿说，我能照顾

自己，你有事忙去吧。我抬头看着衰老的父亲，想母亲去世后，父亲一人在老家生活，总是自己克服困难，尽量不给我们添麻烦。父亲今天看戏，我坐在旁边陪他，却没有诚意和耐心，太不应该了！

回想起儿时，邻村每年清明前后演大戏。父亲整天忙地里的农活，没有时间去看戏。当时演员的水平和道具都差得很远，戏台是用木板搭起来的，周围用花布一遮，就是舞台了。有一次一个小生演划船，把舞台一块板弄坏了，惹得台下哄堂大笑。演员灵机一动说：“原来是船板掉了，赶快修理。”上去几个人补好舞台，又开始唱了。在文化生活单调的农村，这样的戏人们还是看得津津有味。戏台下有卖瓜子、水果糖、包子、凉粉的，还有五颜六色的气球。我缠着父亲要吃水煎包，父亲掏出手机，拿出两毛钱，买了十个水煎包，我让父亲吃，父亲说他不爱吃。

一连五天的大戏，我们天天都去。有时去迟了，看不到舞台上的演出，父亲就让我坐在他的肩上；有时台上忽然出现一个大花脸，吓了我一大跳，父亲赶紧把我搂在怀里；有时我看着看着睡着了，父亲高一脚低一脚地背我回家。那时土地刚刚下放到户，家里农活多，生活也很苦，父亲为了我放弃农活，还花钱给我买小吃。当时并没有多少感触，自己为人父后，才懂得了父爱的深沉。父亲老了，需要我照顾了，自己为什么不能耐心地陪父亲看场戏？父亲偌大年纪，也不知还能活几年。想到这些，我心里一阵酸楚，眼眶湿漉漉的。我对父亲说我也爱看戏，刚才是看微信工作群的一个通知，现在没事了。父亲看到我抬头看戏，听他讲戏，脸上露出了笑容。

大戏结束后，我陪着父亲吃了杨家的泡馍。父亲说今天戏也看了，泡馍也吃了，就算享福了。明年的古会不知道还能不能来！我明白父亲的意思，凑上前说，明年我还陪你去看戏。父亲哈哈大笑起来。



又是一年三阳古镇庙会，接到父亲电话，说他到镇上去看戏，现在坐车已到车站，我连忙去接。父亲拄着拐杖，埋怨司机嫌他行动不便，不愿拉他，后来在本村一个邻居的陪护下，才坐上车。

拉着父亲到了古会上演戏的地方，戏台前已是人山人海，我从“川味坊”饭店借了两把椅子，找个地方陪父亲坐下。阳光晴好，风和日暖，看戏的都是上了年龄的老人，包着头巾的老婆婆，戴着火车头帽子的老大爷，中青年几乎没有，场地烟雾缭绕，说笑声、咳嗽声、嘈杂声响成一片。

中午12点，台上拉开帷幕，大戏在锣

# 与雀儿交朋友

余辉

一天，骄阳似火，屋内闷热，我端坐在窗前，沉浸在路遥先生《平凡的世界》中，享受着文字带来的清凉。突如其来的一声脆响，让我陡添几分疑惑，循声走去，原来是一只麻雀误入客厅，急着出去，被玻璃门撞得晕头转向。我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伫立着，孤独、惆怅的它旋飘一圈落在空调上，样子可怜。我屈膝蹲下，闭着呼吸往前寸移，把门打开，给它开启了一条飞向自由世界的通道。

麻雀是鸟类的平民，土气、卑微、胆小，从不跟风随流。麻雀也不挑食，它们从早到晚，自由飞舞，俯瞰大地的万千生物，用那小嘴在乱石和杂草中寻找食物。

小时候的我们，在父母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情况下，一个个放养的孩子蹿山入水，上树钻草，无所不干，尤其喜好捉麻雀这件刺激而快乐的事情。有一天，父母出工在外，我和小舅上屋揭瓦捉到一只刚刚羽毛丰满的麻雀，用绳子绑着它那纤细的脚，给它喂食。收工回家的父亲看到后，掷地有声地丢下三个字——放了它。

去年初夏的一天，我回老家程家川小住，一只雏雀从土墙眼窝里滚落下来，屋前似荷叶一样宽大的南瓜叶子稳稳地托举着它，觅食归来的老麻雀惊慌失措地尖叫不止。正在刮洋芋的母亲不经意间看到了这一幕，起身走了过去，小心翼翼地捧起它。母亲转过身来，对我做了一个偏头努嘴的动作。心领神会的我立即冲进屋去，扛来那把长长的木梯架在屋柱上，母亲右手握着雏雀，左手抓住木梯慢慢攀爬上，将雏雀送回那个温暖的窝。老麻雀一个旋飘落在屋檐下两根屋柱之间横着的竹子晾衣竿上，欲语还休。

那时候，家乡是闻名的山中“小江南”，有水牛、稻田，自然也有稻子，饿怕了的乡亲，一个个惜稻如金。他们在稻谷成熟期，为防止麻雀前来偷食，总会在稻田边立着个手握长竹棍的稻草人，稻草人手中那根竹棍约两米，前端吊一根绳子，绳子另一头扎着塑料袋，当一缕缕纯朴灿烂的风扬起手臂时，空旷的田野飘着呼呼的响声。

生产队的稻谷收割后按人口分给各家各户，有些人家嫌稻谷不干，借着天晴摊开晾晒到铺在地上的竹席上，晒干好储藏。

我家也一样。淡蓝的苍穹下，阳光把空气烤得晃晃悠悠，地上蒸腾起白色的热浪。我忘记了父母出工前的叮嘱，他们一转身，我便躲到屋檐下乘凉去了。此刻，两只麻雀从杏树上俯冲而下落到了竹席上，急切地啄食起谷子来。看着饥饿难耐的麻雀，我有意背过身去，这时，偏偏奶奶开后门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吓得我急忙转过身来，大喊两声。精灵的麻雀，仿佛收到信号一样，一飞冲天，逃得无踪无影。

麻雀喜欢热闹，动不动就要亮一嗓子，可它音域不宽，唱词短促，音色单调，不高亢、不悠扬。麻雀曾经与臭名昭著、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为伍，成千上万的人为消灭麻雀而战，机警的麻雀左躲右闪，慢慢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学路上、放牛途中偶尔遇到的麻雀，十分警觉，不与人亲近。

如今，麻雀不计前嫌，回到山清水秀、天蓝草绿的农村和不断扩大的城市。它们的回归，让我回味，让我兴奋。我喜欢麻雀玲珑的身体，惊羡它们的机灵，更敬佩它们超乎人类的大度与宽容。

